

記二姐于振華

于 夢 霞

自聞二姐振華已於十年前慘遭毛共迫害而逝的消息，悲痛之餘，總不免時時想起她的生平，幾乎並不會過得甚麼好日子，然而她却是始終奮鬥不懈，雖說奮鬥即人生，爲何上蒼却如此苛待於她，竟不會給予一些恩賜的成果，反而歷經苦難，受盡了磨折而死，儘管我是個宿命論者，亦不能不仰首蒼天，責其曷其有極。

因思以二姐的賢德仁義，乃至奮勉努力種種，實不應與草木同腐朽，應將其生平略述於世，縱不求其能留芳千古，至少親屬友好之間有所了解，也是我與她姊妹一場所當爲者，謹以至誠，錄其事略如後：

命運安排父母影響

人說生不逢辰，二姐振華却是適逢其會，這要溯自她母親的愛情至上主義，影響及兒女，或非其始料所及。

二姐的母親，乃是一位響應五四運動的新派婦女，與我父親一見鍾情，明知使君有婦，而自已並已早經由父母作主訂下了婚姻，却竟然不顧一切私奔來與父親共偕連理，甚至寧願服低做小。那時我父親年輕且原也是個風流倜儻的性情，

正覺我母親知識不足，既有一志同道合，可以談詩論文的伴侶，焉有不接受之理，於是通過我祖母，正式納爲二房。然而她既是個知識份子，又出生在詩禮家庭，真要她似一般人家所謂妾侍的伺候正室，或擔負家務工作，是辦不到的，於是進門之後，終日呆在高樓她臥房之中，只與父親吟咏下棋，過其神仙生活，惜乎我家並不富有，父親一介書生，必得設法謀求生活，可以想見這位姨娘經常必須獨自悶守閨中，其沉悶無聊，當是不易排遣的，在此情況下，健康必受損失，因此生下二姐之次年，當再育第二胎時，就年輕輕的與世長辭了。

我的母親，是個過份老實的婦人，從安徽遠嫁過來，可說也是孤苦伶仃，且起初語言都不甚通，當二姐的母親進門時，她才生了我大姊不兩年，遇到丈夫另有新寵，心境該是何等惡劣，且這位新婦女又根本不履行絲毫義務，一家大小除了厨下有個老傭婦，便只她獨力撐持，又還要侍奉我祖母，身體又不怎麼好，及至姨娘去世，二姐自又須母親撫育，據告訴我們，說二姐小時因無母奶而吃牛奶，長得格外壯實肥胖，夜間拉尿，勝臂爲之酸麻，可是父親忽然喪失良伴，悲

苦異常，竟還將怨憤發在我母親頭上，母親的一腔幽怨，真也是無處可訴，在這種情形下，對二姐雖也如同已出，可是每與父親爭吵起來，就少不得會牽涉到過去一些恩怨怨，也自不免會牽扯到二姐的身世，在逐漸長大中的二姐的感受上，是既有失怙之痛，又覺身世的自卑，中國古舊家庭中的一種劣習，所謂槓倒衆人推，雖然我家人口不衆，在無知的下人們的眼光心目中也是會有份輕視的心理表現出來的，因此她就愈大愈沉默了！

姐妹對她仍多呵護

不過在我記憶之中，二姐實有其活潑一面的個性，她未必不想和一般兒童一般的嬉戲，猶記祖母八十冥壽的那一天，父親曾特別做了堂會，請了衆多賓客，事先她與我都巴望着這日子的來到，堂哥哥有一架老式相機，準備拍照，我和二姐就跟前跟後的，甚至也希望照上一張，二姐還擺了個跳舞的姿勢，却忽然因客人來而打散了這個興頭。而大人們老是會覺得，像她這樣大的女孩子，應該更文靜點，不能與我這小不點瘋在一起了，其實她也不過比我大三歲，只她長得快而

我偏長得慢，身個兒就多差一點兒罷了。

她的小名叫弟子，因那時很想她的下面再生個男孩，所以取了這個小名，印象中經常會聽到些閒言閒語，總離不了「弟子弟子」的！漸長，家中下人多，則改稱為二小姐，許多不是，也似乎會派在二小姐的頭上，我是個天生喜歡打抱不平的人，當剛剛懂事的時候，便不甚以這種偏見為然，為此也會與母親發生過多次齟齬，總由勸母親不要多提二姐的母親起頭，如今也不無對母親的懺悔，又何曾為母親所忍受的苦楚着想過呢。

要說大姊也是愛護二姐的，為她還會與堂兄大鬧過一場，所以我們姊妹間的相處，倒是相親無間，此所以抗戰時，大姊隨夫在前方，所來的書信，我們都視為珍寶，二姐尤其珍視異常，逃難時什麼要緊的東西不帶，却和我商量着把那些姊姊的信札包了放在箱子裏，輪到路上封船，行李都要減縮時，父親發現了這札厚厚的信，氣得扔到河裏，罵她糊塗懵懂得透頂。

落寞之中與書結伴

二姐的運氣彷彿都不太好，以前我也曾提過，我父親是疼愛我們兒女無以復加的，不管誰過小生日，都一定不忘慶祝，輪到二姐過十歲，事先也早提著要帶大家一同去吃大菜（即西餐），結果是臨時遭遇到事業的挫折而不得不打消，印象中還記得那天二姐穿了件藍綢的旗袍，彷彿一個人孤伶伶地站在院中等待什麼，那時我還小不懂得同情，可是這形象却不知怎的，一直鑄在

腦際。

彷彿在家中最熱鬧的時期，也是二姐最落寞的時候，她終日只躲在樓上的藏書間裏，也許那時她正最熱衷於閱讀，必也會樂在其中吧，因此她的學養也逐漸的豐富起來，本來依堂兄的意思，是要她和我一起上學讀書的，可是她只讀到五年級，便因父親發現她偷偷看了「金瓶梅」而不許她繼續讀下去了。這對她是個很大的打擊，因她原是個對書本極感興趣的人，又天資穎悟，在家塾中，她向來是背書如流水的滾瓜爛熟，未嘗不希望於學業上有所發揮，可惜父親還是太保守，也或許想到她母親的前車之鑑，才特別謹慎的吧，却也就誤了二姐的前程。

不過正因如此，二姐的古文學造詣才由自修的狀態下更上層樓。胸羅廣闊也心境為開，在她的胸襟裏，包含了仁義孝友之外，再無任何怨尤。

割股療親孝思純摯

因她不自覺的出口成章，或偶然與人高談闊論起來，口若懸河，遂也贏得一些父執輩親友的讚賞，一位來自北方的表舅，曾暱稱她為「二呆子」，大約亦即書獃子之謂，另一位醫生伯父則執意為她治好了相當厲害的肺疾，然後抗戰軍興，父親一時失去了事業，憂國憂民而身心俱頹，家中大姐既已隨姊夫在前方，便惟二姐是賴，她也才稍稍能脫穎而出，却也承擔下生活的艱鉅，乃至父親的喪葬事宜。

當父親病情漸次沉重之時，一日二姐曾從外

帶回丹方一貼，謂其為廟中求得，乃親自煨好捧給父親服用，果然飲後似略見好，一家人都甚欣喜，父親亦似頗具信心，然而不兩日忽又轉劇，當時是初春時候，南京尚甚寒冷，我們都穿着長袖棉袍，故並不在意二姐左臂上有手帕包裹，却被幫忙照應的一位張先生看出，他曾悄悄地交代我：「不要碰你姊姊的手臂。」我當時莫名其妙，一點不曾想到那所謂丹方，竟是她自己割下的一塊臂肉，雖然割股療親，頗有見仁見智的議論，但這種悶悶痛苦，一心盡孝的至誠與勇敢精神，能够不為之欽敬嗎？世間又能有多少子女肯如此不惜犧牲的做呢？二姐手臂上所留下的那面癩似美蓉的疤痕，實在是值得驕傲的。

患難情侶時局弄人

有才識的人，其作為與抱負，似乎自然的與眾不同，此殆所謂「不凡」之譽的由來吧，二姐既已步入社會，便即亦展露其才華，因不乏傾慕追逐之流，然而當那淪陷亡城下，偽政府之所謂新貴，無非喪行敗德者流，豈為二姐所願屬意，惟一可談得來者，乃為一世交青年陶君，似為彬彬君子，然而其人過份拘謹怯懦，後竟染上阿芙蓉癖，終而自毀，故二姐頗為嘆惜，因才相識T君，其人才智之外，並有謀國之心，因二人結識不久，即為之傾心，實以志同道合之故，於敵後工作中，都曾屢經患難，終而結成連理。可是T君家庭複雜，其實並非理想伴侶，此亦二姐終身幸福之又一失誤，殆亦命運使然否？

然則兩情相悅，便亦終身無悔。二姐是不在

乎其他的，他倆同甘共苦，也更爲T君的出生入死，擔無驚恐，在所不惜，已身之安危更不必顧及，乃至窮無立锥之地，亦所不計。

終於抗戰勝利，他二人也算苦盡甘來，都得到中央政府下達的酬答，T君爲地方機關一首長，二姐則亦爲市黨部一秘書職，於此時當稱得上是揚眉吐氣，生活略見寬裕，却也育有二子，但接踵而至的毛共騷亂，赤燄高張，使全國百姓皆不得安寧，況二姐歷經憂患，對前途愈覺不能安枕。所以經常憂心忡忡，埋頭思慮，重要還是經濟問題，他們兩夫婦毫無經濟基礎，收入差堪維持生活，通貨膨脹以後即已不易維持，自無積蓄可言，又遑論疏散逃避，且T君又是地方工作者，絕對不能輕於離開崗位，而二姐對共黨之禍害早經瞭解極深，亦避之惟恐不遑，却無法以避，自然更愁煩不已。

會幾何時，也曾與我計及，想由她携子與我一同先到臺灣，後因外子服務機關的疏散計劃更動，爲另一部份同事捷足先行，外子改爲留守，一時遂未果行，却不料，於共黨掠奪前夕，我們竟僥倖倉促出來，而由於過份倉促，竟連與二姐訣別一面都未能辦到，此最爲終生遺憾無窮之事。而因外子之僅能與我携六月大之幼兒逃離，棄母弟不顧，則尤爲此生無以彌補之罪孽，辜負親恩之外，並貽累及二姐，則是更甚有負於二姐，百悔莫贖的。

自身艱困爲人着想

自抗戰開始，二姐既已擔負起家計生活的重

任，父親逝世以後，更完全有賴於她，我雖也輟學工作，亦僅杯水車薪，助力不大，而她對母親是毫無隔膜的，照樣盡人子之道，稍有曠餘便要與我計議請母親到外面上上小館，或看場電影什麼的，時時體會到母親的辛苦可憐。

及至勝利，她的情况稍佳，便時常想着接母親去奉養，只可惜總是捉襟見肘、租屋又窄，但孝心是始終保持的，說來慚愧，她之對母親的孝思，其實有勝於我這親生女兒，那年母親六十整壽，便是由她一手主持，在她家那與鄰居公用的堂屋裏，擺了壽堂，忙了一桌豐盛的酒席，請來姑母及我們姊妹兄弟，共同慶祝。其時大姊一家剛回家鄉不久，宿舍既遠又小，我家則因外子是大家庭中的一小份子，多有不便，故二姐便挺身自任，一心一意的要給母親做壽，母親也爲之感動得很，也真從心裏歡喜得多喝了幾杯。

二姐就是經常爲人着想的，譬如對我，不管我遇到什麼小不適或煩惱時，她必定會來到我的身邊，予我以適時的撫慰，就像幼年時代，我們同榻而眠，夏熱多蚊，南京更有那生生不已的臭蟲，我每每因不耐其擾而睡不安席，她總耐心的爲我驅蚊捉臭蟲，寧願自己不睡，却希望我睡得安穩。冬夜寒冷，我倆抵足而眠時，每常用其溫手焗我的冷腳，這種友愛，實已超過一般手足之情。可是她純出自然，無絲毫勉強。像大姊一家回來，她亦體念到姊夫是軍人經濟不寬，而四個孩子負擔爲重，分明她自己也不富裕，却是自己的小孩子縫件棉袍，也要爲大姊的孩子同樣縫上一件，我生孩子，她也是百忙中爲小人縫來了棉

袴棉襖等小衣服，切記得一次我牙痛，她知道後，連夜爲我買了「凡拉蒙」那時止痛最有效的藥片，她對人的關切，真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，而她自己情形，可以說應被關注的問題比我們多得多，却並不以爲意，而我則始終似仍停留在被照顧的地位，竟極少想到她的困難。

回顧過去，真個是往事不堪回首，來臺卅年有餘。總還企盼着有日得隨政府光復河山，返回故里時，當可與二姐聚首暢敘離情，然而却不料噩耗傳來，竟又一度如對母親當年所存的願望一般的終成泡影，從此再也沒有相擁相晤，互訴離情的機會了。

悼亡之痛憐孤之苦

傷痛的是，並不止於悼亡，而是爲她與姊夫的慘死而悲憤之情難以消除。毛共殘酷不仁，乃整個中華民族的浩劫，已非一家一人之事，溯自赤禍橫流，慘不忍聞情事可云多不勝數，但發生在親人身上，總還是一時不容易接受的。以二姊夫的情況來說，他既是抗日激進份子，且爲直隸於中央政府下的地方官員之一，且還會膺選爲國代候補，再加他平日反共的言論，一旦身陷魔境，其危險程度不問可知，然而我們一向總往好處去想，總希望以他過去爲抗日所運用的機智，或可逃過魔掌，避過鋒頭，甚或指望他還能再度盡到反共抗暴的餘力。然而畢竟極權的共黨，兇殘勝過毒蛇猛獸，竟不容絲毫緩衝，據傳於大陸淪陷才兩三年間，便遭了毒手，對像我二姊夫這樣的鬪士，共黨也是畏之如虎龍，而以儘快除之而

後快吧！

贖下二姐，只爲撫育遺孤，含辛茹苦，不知忍受過多少摧殘飢寒折磨，撐持了將近廿年，又經所謂「文化大革命」的浩劫浪潮，她，再也忍受不下去了。也覺責任義務已了，沒有必要再苦撐在那人間地獄之中，她終於於一九六九年在共黨的迫害下投水自盡，求得了永生的解脫。

我不能想像，在她有生之年，是怎樣忍受過那無盡的磨折煎熬的，她的堅韌性格，當已發揮到極致，更可歌可泣的是，在那萬分艱難困苦之時，她依舊盡到了人子應盡的養老送終的孝道，以及竭其所能的顧及於手足之情！

葬母刻石用心良苦

母親自我們離開，在共黨統治之下，度日如年，而弟弟竟亦以莫須有罪名被充軍服刑到邊疆勞改，老人家所受的打擊是何等深重，而生計全無，更是苦不堪言。其時二姐也同樣陷於困境，她乃以賣青蔬聊以餬口，並養活老母，使母親勉能支持弱體於人世數年者，惟二姐之慰藉而已。終而油盡燈乾，在毫無倚傍下，亦惟二姐獨力設法營齋營葬，雖爲大陸出來的鄉親之口傳，即已可以想像當時二姐所盡的努力，實已超過世間人子之所爲，她獨力設法去尋找墓地，請人殯埋，到最後，還拼了命的請人刻了一方石碑，用草繩拴了，自己背上山去豎立，爲的是要留下一個將來可以尋覓的標誌。自然還是爲我與大姐以及弟弟着想，也爲了使老母入土爲安，而更求她心之所安吧！

是的，她是再無任何愧怍於人間了，她的孩子皆已有工可作且都成家，她的身體雖已在人間給折磨得支離破碎，可是她死得坦然，心地明亮，光照日月。如果按照宗教輪迴，她也已經在這

一世歷盡了所有的魔劫，罪孽必皆贖盡，是必已升入天堂，成仙成佛的，因爲她是無怨尤的做到了一切。

服務大眾

華南商業銀行

扶助工商

創業一甲子，單位百餘家，通滙網遍及全球，願竭誠爲 您的事業成功，家庭美滿而服務。

我們的營業項目

存款業務。放款業務。國內滙兌外滙業務。倉庫業務。代理業務

我們的各種業務

1. 兼具活存、定存、簡便貸款三種功能，爲 您提供綜合服務的華銀綜合存款。
 2. 以定期存款利率計息，可隨時轉讓、押借、利息所得並可享分離課稅，免併入綜合或營利所得累進課稅的可轉讓定期存單。
 3. 配合貨幣市場之建立，便利工商企業短期資金調度的商業本票發行保證業務。
 4. 便利廠商採購國內原料的國內遠期信用狀。
 5. 代客買賣證券。
- 其他諸如進出口簽證，外銷貸款，專案進口融資貸款……等，本行均有辦理。
- 總行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八號 電話：三六一九六六六
 國外部：臺北市開封街一段三十三號 電話：三七三二一
 證券經紀部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號 電話：三七二八四六〇
 分支機構一百一十餘單位遍佈全省各地